

坐忘山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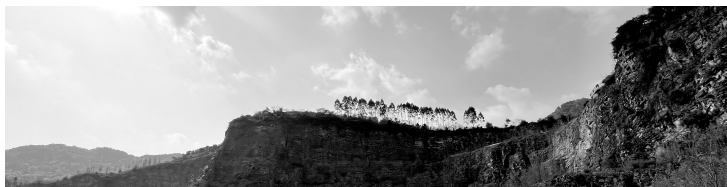
刘嘉

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出版社

坐忘山河



136 129 121 107

欧洲印象

跟着同学走伊豆

敬亭山散记

雄关古道风萧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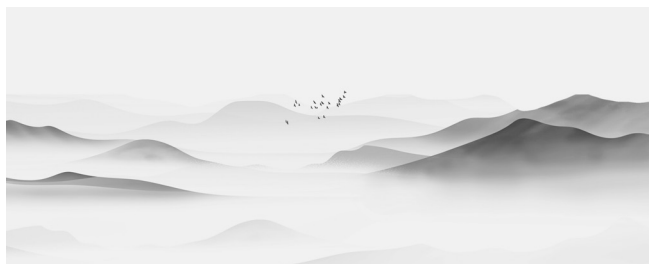


阅读

山河

目 — 录

84	69	58	47	38	29	23	13	8	3
川北狂想曲	性灵南岳	雄根北岳	在雕鸠关关飞起的地方	寻根党家村	风追司马	秦腔畅想	水路迢迢	萧关何处	野渡无人



256

凝望

251

遥远的笛声

247

灵魂深锁话魂瓶

241

重读玛雅



史径

探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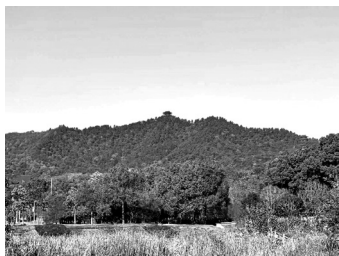
143 遥远的乡愁

193 冥想首阳山

203 回眸半坡——一次对6000年前的叩访

220 残英飘零的桃花源

236 消失的牌楼





351

念天地之悠悠
(代后记)

347

山·水·云

345

鹤之舞

343

月色

338

雪

重庆出版社

飄蕭

韻事

-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332 | 329 | 326 | 324 | 315 | 290 | 261 |
| 千古寂寞七里滩 | 烟波上的乡愁 | 绶绶狐影 | 驶入烟水茫茫的爱之扁舟 | 辋川圆梦 | 辋川情梦 | 桑林交响曲 |

重庆出版社



山河 阅读

重庆出版社

萧萧的马鸣已然远去，
哀哀的雁唳犹在耳边，
一轮血红的夕阳把古道照得一片通明……

野渡无人

涛声隐隐，风声细细，鸟声啾啾。风吹起层层白浪不断拍打着堤岸，一条孤舟横在水涯，随着浪潮的起伏不停地进退。茫茫水域的对岸，山形影影绰绰出没于云雾中，时隐时现。远方，一记雷鸣闷闷地传过来，似乎拖拽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

野渡无人。

渡口，在桥梁不断飞架的今天，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。即便有那么一两处偶尔保留，也已成为人们寻找记忆的遗踪。然而，在修桥铺路确实不易的时代，津渡，却成为了安宁与漂泊的一处链接，成为流浪与回归的一枚船票。南宋余玠的一首《黄葛晚渡》，就勾起了人们一片浓浓的江乡情怀：“龙门东去水和天，待渡行人暂息肩。自是晚来归兴急，江头争上夕阳船。”

野渡，在我心中，是一个悠然向往的地方。站在岸旁，望着一片白浪滔滔的水域，我却早已神驰心往。

流浪，这种愿望大概是我基因中植下的一粒种子，但凡有点阳光便要发芽生长。我真不知自己为何如此痴爱远方——每天都寄身于一片未知世界，看着异域风情慢慢结出奇妙的瓜果，听着不同腔调侃侃



重庆市大渡口区义渡口

谈起他人的故事，品尝烟火里各种味道编织文化，邂逅历史中某个片段回放精彩。置身远方，你才可以暂时卸下肩上的责任，告别那个现实得让人窒息的空间，面对一个真真实实的自己，在一切都事不关己的状态中放飞自我，就像风一样自由自在，不知在哪个方向吹。呃，想想都美得咂巴咂巴嘴唇。

野渡，无疑成了诱发远行的一缕阳光，让我的流浪情怀无限滋长。

然而，野渡的意境，却被一个叫韦应物的人升华了，他把旅行途中偶遇的野渡，与人们内心深处某种情感的呼唤巧妙地对接起来，拨动了人心秘境中一根敏感的琴弦，从文学上升到哲学，从诗意升华为禅意，那弦音从历史传来，经久不息：

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

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

诗中所有的铺垫，都是为着最后一句：野渡无人舟自横。

春草蔓生，日暮小渡，小鸟啁啾，雨歇潮生，一切都那么宁静安详。来到西涧渡头的滁州刺史韦应物，欲济春波，却呼叫无人应，唯见一条小舟横于野水，随浪起伏。

时光片片飞坠，湍澜生生不息。伫立风中的你，此时会选择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？

复旦大学的骆玉明教授，从禅理的视角进行了选择，以下便是骆先生的文字：

人总是活得很匆忙，无数的生活事件迭为因果、互相拥挤，造成人们心理的紧张和焦虑；在这种紧张和焦虑之中，时间的频率显得格外急促。而假如我们把人生比拟为一场旅行，那么渡口、车站这一类地方，就更集中地显示了人生的慌乱。舟车往而复返，行色匆匆的人们各有其来程与去程。可是要问人到底从哪里来往何处去，大都却又茫然。因为人们只是被

事件所驱迫着，他们成了因果的一部分。但有时人也可安静下来，把事件和焦虑放到身心之外。于是，那些在生活的事件中全然无意义的东西，诸如草叶的摇动、小鸟的鸣唱，忽然都别有韵味；你在一个渡口，却并不急着赶路，于是悠然空泊的渡舟忽然有了一种你从未发现的情趣。当人摆脱了事件之链的时刻，这一刻也就从时间之链上解脱出来。它是完全孤立的，它不是某个过程的一部分，而是世界的永恒性的呈现。

是啊，人能够从事件和时间之链中解脱，不再成为一个大循环的一部分，完全切割成一个孤立的自我，那么，呈现给我们的，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现在我们跳脱出五行世界，则犹如一架升空的航拍无人机，满目青山夕照明。

无论古今中外，真正的文化人都追求着一种自由和闲适，因此，野渡无人而轻舟自横，就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境界，这个境界不断催生出艺术形象来，诗、乐、画，无疑是最能表现这种意象的载体。

北宋的徽宗皇帝，做君王稀疏平常，但做艺术家却是世界顶级的人物，其非凡的艺术造诣和鉴赏能力青史流芳。他于翰林院建立了一个画院，欲将天下画才网罗门下。有一次，他招收画工，入门的试题就是以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作画。

宋代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文官治世时代，文人的雅趣充盈朝野。如何能更好表达“野渡无人”的意趣，入试画师们都绞尽了脑汁。这个考的不仅是绘画技能，更考的是胸中丘壑腹里文章，理趣诗意尽在其中。

很多考生都在“横”字上下功夫，“无人”上动脑筋，画一只空船横在水边，周遭水天寥廓，船中空寂无人，丛丛野草萋萋自生。从作诗的角度看，这样构思未免太实，留给人的想象空间大受局促，沦为下品。

有的考生诗情涌动，画一只无篷的空船系于柳岸，空舷上停着一只水禽，不受人打扰，安闲自适。这样既衬托着周边的荒寂，更是以动托静，表现着“无人”的意境。这种以物寓情的手法，在诗意的构思中当属中品。



野渡无人舟

唯有其中一个考生交上来的答卷，让徽宗皇帝捻须微笑。只见画面树遥水阔，层云叠嶂，雨后潮汐初涨。一叶扁舟泊自水岸，舟中独坐一人，蓑衣箬笠，纵箫自吹，怡然自得。身畔水鸟飞飞，柳丝自摇。以有人表现无人，这才是意境的最高体现，达于无人之境，无心之境，这就是禅。

这个创意同样教我怦然心动，是因为我的一次亲身体验。

大四第一学期的那个秋天，我们班走进汉中盆地，开始了毕业前最后一次发掘实习。发掘的地点，在南郑县境一座类似龙头的小山岗上，这里正好位于汉江西畔，清澈的江水日夜不停地从我们脚下淌过。汉江两岸，是一片飘满荻花的芦苇滩，秋风吹过，飘雪纷纷，时而而有两只水鸟从雪白的芦丛间滑翔掠过，总给人一种“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印象。每当夕阳西下时分，扛着一袋袋陶片收工回营的时候，我们总能见到几只牛犊低头啃食堤上的青草，落日的余晖红红地涂在牛背上，与江心涌起的白浪，两岸翻滚的芦花一起，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图画。

这样的江岸，是我晚饭后不可抵挡的诱惑。或三五成群，或一人独步，只要老天不下雨，我几乎都把傍晚的时光消费在河滩上。

有一次，我独自一人沿着江岸向上游走了很远，意外地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标准的野渡。津渡很小，隐匿在大片芦苇丛中，芦苇中开辟出一条小径，直直地通往渡口，渡口的对岸可通向汉中市区。

渡口周围空寂无人，只有风掠过芦苇时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偶尔从芦丛深处传来两声野鸭的鸣叫。

水边泊着一只小木船，一位摆渡老汉坐在船上，手拿一根长长的烟杆，烟杆头上那点暗红随着啪嗒啪嗒的吸烟声一明一暗地闪烁着。

也许早已习惯了这样的“无人”环境，老汉神态祥和，口含烟杆嘴，望着一江细浪腾腾而下，犹如一尊泥塑。

我不忍打扰老人的凝想，只远远地望着野渡，犹如望着一首诗。

江翁炊罢暮云偏，叶落声中一袋烟。

野渡风凉无客过，坐看楚浪下秦天。

我留下一首诗，带着一帧永恒的镜像，转身缓缓离开。

这算不算梅林版的“野渡无人”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是，在一个秋日的黄昏，在一条芦花纷飞的江干，我独自一人，在不经意间走入丹青，走入诗韵，走入箫声，走入禅境……

箫声起，木叶下，野渡无人，我在何方？

萧关何处

王维穿越的萧关在哪里？

一首《使至塞上》，给了我诸多误解。开篇一句“属国过居延”，便把我的目光引向了今天中蒙交界处的额济纳，加上随之而来的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，这般宏大空廓的长焦镜头，自然就让我联想到中国第三、世界第四的巴丹吉林大沙漠。从祁连山奔腾而下的黑水河（古称弱水）从大沙漠的西北缘穿过，汇聚成一个大泽，这便是居延海。按照诗歌的叙事逻辑，诗人在萧关附近遇上一支大唐的侦察马队，得知了“都护”已移驾到更北方的燕然山，也即今天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，那么当时他处身所在的地方，则更加强了额济纳的印象。

然而后来发现，我错了，且错得离谱。唐人司马贞在《史记年表注》中说：“东函谷，南峽武，西散关，北萧关。在四关之中，故曰关中。”可见萧关是拱卫关中四关中的北关，拱卫着关中地区的西北大门，矗立在陇西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要冲上。

在中国古代，关中西北方向的威胁主要来自陇西、河西以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，在秦汉时为匈奴，在隋唐时为突厥、吐蕃，在北宋时为西夏党项。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，可谓是为萧关量身定制。如果把萧关放到额济纳境内，它所拱卫的便不是关中，而是河套了。

六盘山横亘在关中平原的西北方，成为拱卫关中的天然屏障。从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，主要是从西北而来的渭水与泾水等河流穿切而成的河谷低地。渭河河谷山高谷深，不利行走，而泾河河谷则相对平缓，成为古代从陇上进入关中地区的主要通道。

这条古道，也是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东段的北道。从长安城向西北方

向沿着泾河河谷抵达平凉，向西穿越六盘山而后向北，再沿着黄河支流清水河谷一路北上，便进入关中西北锁钥的原州（今宁夏固原），继续沿清水河折向西北，来到须弥山。古道在这里又分出两道，向西进入靖远，渡过黄河后便走进古凉州所在的河西走廊；从须弥山向北，经过同心县可以进入河套地区。须弥山石窟，最早开凿于北魏时期，与云冈石窟开凿的年代相近，这正是西来佛教沿着古丝绸之路东进的有力证据。

因此，探访萧关，就应该从这条古道上寻觅。

关中四关中，散关、武关与函谷关，其位置都相对固定而准确，唯有北方的萧关，其地址游移不定，有陇山关说，瓦亭关说，三关口说，稍河城说，固原城北十里铺说，海原县石硖口说，海原县东部李旺镇说，同心县红古城说，环县朝那驿说等等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。想来定然与中原王朝对北方地区的控制不断变化有关，因此，设在边境上的关隘，得随着疆域的变化而变化。

在今固原市境内，沿着西吉、原州（固原）、彭阳，有一条长达174公里的秦代长城遗址，公元前272年，秦人兼并了宁夏东部的西戎诸部，在当地设北地郡，于是在此处修筑长城。这也应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原始地。

在长城一线重要关口上设置的关隘，是长城防卫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秦代萧关应该就设在这条长城线上。至于它的具体位置，《史记索隐》说：“高平有险阻，萧关在其北。”高平即今固原，那么，秦萧关就应该在今天固原城的北边，它牢牢地阻挡着匈奴人南下的脚步。

如果萧关被击穿，游牧人的铁蹄就会沿着清水河与泾河河谷南下，直入关中平原。这样的事件在公元前166年（汉文帝十四年）发生了，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大军攻破萧关，火烧回中宫，兵逼长安，使大汉王朝陷入一片恐慌。

史书记，公元前112年（元鼎五年），45岁的汉武帝首次“翻越陇山（六盘山），西登崆峒，北出萧关”，对安定郡进行巡视；元丰四年（公元前107年）冬，刘彻再次“通回中道，遂北出萧关”。

武帝第一次是从长安沿着泾水河谷向西北而行，经彬州进入六盘山区到达平凉，然后西登崆峒山，进入六盘山以西的泾源县，然后沿着黄河支流清水河道北上固原，在固原北穿过萧关北上同心。武帝第二次北巡则是从宝鸡出发，北上经陇县抵达泾源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回中道”，然后在六盘山以西沿着清水河北出萧关。这条线路，正是迎着59年前老上单于南下的路线迎面而上。

那么，王维所穿越的唐代萧关又在哪儿呢？

随着盛唐时代的开疆拓土，可以预测，唐代的萧关肯定比秦汉时代的萧关更加向北或向西移动，因此，同心县的红古城和海原县的李旺镇便进入人们视野，但两种看法各持的证据也都难以服众。

在大唐开元年间的一个秋天，诗人王昌龄匆匆的脚步行走在古老的萧关道上。此时天高云低，厚厚的云层仿佛叠压着群峰之顶，秋风瑟瑟，木叶间传来几声最后的蝉鸣。放眼望去，满目枯黄的芦苇摇曳在河谷两岸的坡地上。这塞上的秋色，引发了诗人无尽的诗情。他停下脚步，向着古道两侧无边的秋色高声吟诵：

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。

出塞复入塞，处处黄芦草。

从来幽并客，皆共尘沙老。

莫学游侠儿，矜夸紫骝好。

“处处黄芦草”，似乎成了萧关道上一道特殊的风景。不敢肯定，萧关的得名，是否因为关隘周围，生长着成片成片的黄芦草在风中萧萧作响，据说今天的清水河两岸，就生长着密密匝匝的黄芦草。不管萧关在何处，沿着清水河谷行走，绝对可称得上是行走在萧关道中。

遗憾的是，我从未踏足过这方土地，无法直觉体验这里的生态地貌情状。然而可以猜想的是，在气候温差雨量相似的情况下，既然清水河谷两岸坡地长满了黄芦草，则西海固地区所有的河流两岸，都可能摇曳着这样

的黄芦草。因此，黄芦草绝不可作为地标性物件成为萧关所在的证据。

书生们喋喋不休的考据争论，敌不得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渴望。2009年3月，当地政府果断抡起瓦亭关说的证据，在固原市区以南约46公里的清水河畔瓦亭关原址，斥资修建了“萧关遗址文化园”。

争什么争，就它了！

一锤定音，所以现在很多地图上，萧关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点。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。

萧关遗址文化园大门，为仿汉代木制结构砖石汉阙，内有六角重檐亭，亭内立“萧关”石碑。园内还修复了一条长150米的古墙体，在《全唐诗》里搜罗出描写萧关的唐诗30余首尽刻墙上。另外，在墙头还建起了一座高约8米的二层“秦楼”，建筑尽显汉代风韵。登楼远眺，山兀云低，草靡点点羊，风过萧萧树，尽有边塞风情，完全能满足那些好发思古幽情的朋友们的心愿。

诗是艺术的精灵，太过理性的逻辑分析都有损艺术的魅力。面对王维的《使至塞上》，我们应该打散其时间与空间的序列来重新组合，重新得到的逻辑是：诗人在萧关偶遇一队侦察骑队，得知了自己要出使的“都护”已移驾燕然山的消息，遂决定慨然北上。他来到须弥山后，有两条路可供选择：一是经同心北上河套奔赴额济纳，一是沿丝路而行，经靖远渡黄河西进凉州（武威），然后折而北上。有鉴于开元二十四年（公元736年），王维调任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，担任凉州河西节度使判官的经历，他西走武威的可能性更大。

不管他选择哪条道，他都能目睹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的宏伟景观。至于他抵达居延海后，是否继续北上完成使命就不得而知了，对今天的人而言，这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留下了那首名垂千古的绝唱：

单车欲问边，属国过居延。

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

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

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。

可是，面对我开篇提出的疑问——萧关何处？我依旧一脸茫然。

此时，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秋风萧瑟，黄芦摇曳。萧萧的马鸣已然远去，哀哀的雁唳犹在耳边，一轮血红的夕阳把古道照得一片通明……

如斯幻影，沉浮如梦，我恍然正行走在萧关道上，那是我不久后即将付出的行动——

萧关道中

朝发崆峒驿，平芜一岳封。

黄芦摇陇阪，青靄压秦峰。

烈马萧关道，秋风塞雁踪。

日斜人独立，京使杳难逢。

水路迢迢

1

古人出行，旱路踞车马，水路登舟船。自宋人南渡后，最发达的中心区域，便是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。这里水网纵横，湖汊交错，形成了天然的水上通途，像蛛网一样联络着大小城镇，串联着远近村舍，只须稍加整治，即可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，大大减轻了当时政府修路搭桥的麻烦。故而，在此区域中，舟船即成为了主要交通运输工具，这一现象，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叶。

需要特别说明，这样的乘舟出行，不是今天的旅游观光，而是人们来来往往必备的交通配置。鲁迅先生创作于1921年的短篇小说《故乡》，是一篇源于生活高度凝练的文学作品，甚至可视为一篇记事性散文。文中，他谈到了回故乡绍兴时两次乘舟的经历：一次是回家，一次是离家。无论归来还是离去，都必须通过舟船才能完成。

第一次是归乡。这次还乡，为的是永远地离开，因为他是回来帮助母亲处理掉自己幼年居住的老宅，童年的时光将随着祖宅的逝去而永远地割舍掉，因此，一路上心情郁郁，优美的江南水乡也变得阴晦起来。他这样写道：

时候既然是深冬，渐近故乡时，天气又阴晦了，冷风吹进船舱中，呜呜的响，从篷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

阿！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？

第二次是离乡。变卖了老宅及附属的家产后，“我”带着母亲和幼小的侄子宏儿一起离开。正如文中“我”与宏儿有关“出门”的一番对话：

“我们坐火车去么？”

“我们坐火车去。”

“船呢？”

“先坐船……”

可见得离开故乡前往远方，须得先乘舟船来到一个繁华的去处，才能转乘“火车”一类现代交通工具。

我们的船向前走，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，都装成了深黛颜色，连着退向船后梢去。

宏儿和我靠着船窗，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。

……

老屋离我愈远了，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，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。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，将我隔成孤身，使我非常气闷。

离开时依然是一面阴冷的画页。

船儿悠悠，水儿悠悠，江南的湿气濡染了这一抹渐行渐远的乡愁。

2

正是在鲁迅先生描写的这片土地上，我有幸亲历了一次这样的舟路行程。那是一个暮秋的时节，为了毕业论文的写作，我需要一次相关的考察。已分配到四川师大教书的我的大学同学傅傅也背上了行囊，与我一起踏上东征江南的旅途。

我们在会稽山上参谒了大禹陵后，返回绍兴市区的路线有两个选择：一个是沿来路乘公交返回；一个是乘舟走水路直抵市区。

望着石桥畔泊着的乌篷船，我俩几乎没作任何考虑，便选择了费用昂贵且无法报销的水路。

我们就这样漂上了一条悠悠的水路。水道二十到四十来米宽广，在青色的平畴上，随着地势自由地盘屈和伸展。从主道中，不时分出几支网络状的细水道来，这些血管状的细网，把周边的村落连接了起来。那些分出的水道又不断地继续分叉，把条条支脉一直伸进一舍一舍的农家小院中。小院的门前，大都有几梯石阶，阶下便是连接的水道，泊着与我乘坐的一模一样的小船，自然得就好像街市中家家门前锁上一辆自行车。

不断弯曲回环的水道，流经了一个又一个村庄，村庄旁边，就会耸立起一座又一座石桥。小桥流水人家，这已经成为江南的地标性物件，这些形态各异的小石拱桥，主要有曲形和方形两式，绿水悠悠地从桥拱下穿过，我们的小船，也不断迎送着这些小桥，在拱洞中不断穿行而过。

当时的江南大地，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经济形态，水道两边是一片植满佳禾蔬果的青色原野，没有乡镇企业的厂房，更不见工业时代浓烟滚滚的烟囱，只在平畴的尽处，起伏着一列一列的丘山，在缥缈缈缈的一层江南的水雾中若隐若现。我相信，我眼中的江南大地，应当与鲁迅眼中的故乡相去不远，应该与千年前宋代的物象大致重合。

我们租乘的小船，是该地区富于特色的乌篷船。篷色曰乌，实至名归。那竹篾编制的篷，在一条舟中可分为三段，中段者略小，前后段者可在中段上自由滑行，由此调节篷舱之大小。舱内篷弧较低，连一人端坐的高度也不够，人在舱中，只能蹲着或趴着，所以，将前后段的舟篷向中段合拢以打开空间就显得意义非凡。

船老大是一位60来岁的大爷，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标志性的黑色毡帽。那个时代，水乡的男人几乎人头一顶，成为一道水乡特色的风景。自我俩登船以后，这顶黑毡帽便成为我和傅傅头上不断轮换的宠物了，看得摇船大爷笑咪咪地默不作声。

乌篷船只需一人之力摇桨，方法是双手摇一支，右脚再摇另侧的一支，手脚配合，娴熟无比。我试着换上去摇了两下，手忙脚乱，船却只在原地打转。

这种观光似的体验，与那些常年借此奔波劳顿者相比较，自是大大地不同。为着生计，为着功名，为着各不相同的理想，在这样的江南水道中，穿梭着怀揣各种身份操持不同口音的南来北往人。他们餐风宿雨地奔波，漫漫长途的寂寞，还有对亲人情人无尽的相思，都会让舟行者鼓胀起难以言说的愁绪和孤苦。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，为了打发舟中漫漫的孤寂时光，增加炫耀的谈资，专门为此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（类书），取名《夜航船》，他说：“天下学问，惟夜航船最难对付。”可见得水路行舟，并不像我和傅傅那般轻松。

我相信，我们乘坐的这种乌篷船，是当地农家的自用工具，昔日专用于载客者，就像《故乡》中“我”乘坐的那种，必会比此船庞大。能亲身体验原汁原味的水乡篷舟，我和傅傅都无比满足。

3

时光回溯到八百多年前，有一组清幽冷寂的情绪变幻，飘荡在除夕雪夜的江南水道中，让我愀然动容。

宋光宗绍熙二年（公元1191年）岁末，除夕之夜，一条舟尾悬着红灯的小船缓缓驶过了吴江夜色中的垂虹桥。船上莺莺燕燕，传来歌女的清唱，一声如怨如慕的箫声随歌而起，在黑夜缥缈的烟波上留下了不绝的余音，袅袅不息。

吹箫者身材颀长清瘦，白衫飘飘，甚是儒雅。他便是被称为继东坡先生后又一位全能型的杰出艺术大师——姜夔。

除夕夜，两岸残雪未消，空气中浮泛着砭骨的寒意。然而，此时的姜夔丝毫未感受到寒气的来袭，他的心里还洋溢着方才华堂宴上的洋洋暖意。

是的，他刚刚离开太湖边范成大那豪华的石湖庄园（今江苏吴江境内），在那里，他为主人留下了《暗香》和《疏影》两词。同样身为诗词大家的范员外把玩再三，爱不释手，令家妓肄习，结果音节谐婉，美妙绝伦。于是，范成大将美丽的歌妓小红割爱相赠。姜夔携手小红登舟，于除夕之夜赶回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，与家人团聚。

自作新词韵最娇，小红低唱我吹箫。

曲终过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桥。

姜夔心中的诗意蓬勃而生，在凛冽的寒风里回荡着热烈的气息。小舟驶离吴江，驶离了灯火辉煌的垂虹桥，驶向无边无际的夜色中。人的心情往往就是这样，当两岸的灯火渐渐远去，当黑夜如魔吞噬了光明，岸边的残雪便开始催动起寒意的攻势。

随着小船驶进茫茫的暗夜，姜夔的心情开始渐次蜕变了。

细草穿沙雪半销，吴宫烟冷水迢迢。

梅花竹里无人见，一夜吹香过石桥。

姜夔写下了他今夜注定要名留青史的《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》中的第一首。

伫立船头，负手极目远方，但见吴宫冷落，荒烟渐起，夜露浓重，寒意袭人。两岸竹林掩映，虽不见梅，但暗香缭绕，依然令人陶醉。

刚才的激情尚未全然消去，诗人的心还不算太冷。

船儿继续向着黑暗深入，姜夔的心走进了历史时空。那六朝的繁盛与粉黛的欢娱，都化为了两岸未消的残雪与冻死的青草，诗人的心渐渐冷却：

美人台上昔欢娱，今日空台望五湖。

残雪未融青草死，苦无麋鹿过姑苏。

那橹篙击冰的声音让人神思一悸，诗人目光回收，再次把注意力放回船上，只见得悬挂于舟尾的红灯乱颤，似有春气涌动。姜夔心中泛起一丝优美的情致，也引来一丝暖意的期盼。于是第三首便脱口而出：

黄帽传呼睡不成，投篙细细激流冰。
分明旧泊江南岸，舟尾春风颭客灯。

寒夜已深，家家团聚，可自己远在家中的儿女，应该还在眼巴巴期盼着父亲归来吧！姜夔没有看过《白毛女》，但他的心情应与躲债在外的杨白劳是一致的：

千门列炬散林鸦，儿女相思未到家。
应是不眠非守岁，小窗春色入灯花。

想到家中的妻子儿女，诗人心中不禁涌起一丝隐痛，是抱愧，更是无奈。连大诗人杨万里都说，姜夔的诗文酷似唐代的陆龟蒙，而自己飘零的身世，又何尝不是那位乘舟浪迹天涯的江湖散人呢？罢了！罢了！就在这空旷冷寂的行舟中过一个新年吧，让人和着冰雪洗去衣上的征尘。虽然情趣自适，却难掩心中凄凉：

三生定是陆天随，只向吴松作客归。
已拼新年舟上过，倩人和雪洗征衣。

可舟中的新年又将如何度过呢？盘中无蔬食，棹下有寒声，只有一卷自填的新词，就着微弱的灯火，权作为年夜的佳肴吧：

沙尾风回一棹寒，椒花今日不登盘。
百年草草都如此，自琢春词剪烛看。

舟子来报，前面已到太湖。姜夔起立一望，但见得白茫茫一湖烟波，涛声盈耳。借着残雪的暗光，隐约可睹湖上有雁影的移动。幽微的天光下面，层层山影环湖而立，雾气缥缈，寒意夺人，在一片空寂虚落中，自己身在这一叶孤舟可真是渺如微尘啊。

眼前的景象，勾起姜夔对身世的联想。

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（公元1154年），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。这一年秋闹发榜，一网便兜住了许多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——杨万里，范成大，虞允文，张孝祥……也正是这一年，姜夔出生在饶州鄱阳（今江西鄱阳）一个破落的官宦家庭。

幼小的姜夔一直跟随父亲姜噩漂泊于宦旅之途，14岁时父亲病逝，便寄身姐姐在湖北汉川县山阳村的家中长大。他四次返乡参加科考，却四次名落孙山。从此四海为家，漂泊无定，直到孝宗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，他结识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萧德藻。

这萧德藻酷爱写诗，颇有诗名，对姜夔的才华欣赏有加，遂结成忘年之交，还把侄女嫁与他为妻。次年，萧德藻调任湖州，姜夔决定依附于他前往湖州居住。就在此次迁移中，途经临安城，萧德藻介绍姜夔认识了已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杨万里。杨万里同样对姜夔的诗词嗟赏不已，又写信将其推荐给另一位大诗人范成大。范成大读了姜夔的诗词，也极为喜欢，认为他高雅脱俗，翰墨人品酷肖魏晋间人物。当时范成大已辞官归隐于吴江太湖畔石湖别墅，这里距姜夔栖居在湖州苕溪边的家并不遥远，由此开启了二位大诗人间的频繁交往。

姜夔一生，屡试不第，衣食不周，以布衣终老，只能不断寄食于他人。他的身世，与唐代大诗人杜甫类似。当最后能依附的朋友一个一个逝去后，杭州城的住宅又被一把大火烧成白地，暮年的他为衣食奔波于江淮之间，晚景凄凉，这是后话。

此时，眼前的白波茫茫勾起了姜夔的身世之感，于是，第七首便喷涌而出：

笠泽茫茫雁影微，玉峰重叠护云衣。
长桥寂寞春寒夜，只有诗人一舸归。

“只有诗人一舸归”，在举家团聚的除夕夜，在浩浩茫茫的大泽边，天地孤舟，人渺如芥，这样的浩叹，也只有杜甫的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可与相酬了。

小舟缘着曲曲弯弯的水路继续向着家的方向漂去，在黑黝黝的平原间，一点灯火明灭不定，那应是桑间的灯烛，辛劳一岁的农人尚在为蚕桑忙碌，这引起了诗人的家国之思：

桑间篝火却宜蚕，风土相传我未谙。
但得明年少行役，只裁白纻作春衫。

家国情怀，再度引发姜夔的身世之叹。其时，姜夔的词境、乐境和书境都达到了极高的境地，甚至浙西同人并推其为南宋词坛第一人，可见成就非凡。姜夔自幼便才情不俗，多获赞誉，唯独不善应试之考，难得治世者青睐，落得衣食不周。回望往事，怅然唏嘘，第九首便因此冲腔而出：

少小知名翰墨场，十年心事只凄凉。
旧时曾作梅花赋，研墨于今亦自香。

长夜漫漫，暮云沉沉，孤舟漂泊，江海寄身，对于一个敏感多情的诗人来讲，无尽的家国忧思和身世零落，多能催生绝妙佳句。姜夔也不例外，置身于这除夕夜的迢迢水路中，愁绪飘忽，变幻莫测，但毕竟新春将至，绿柳添黄，正是一轮新希望的开端。“海日生残夜，春江入旧年”，诗人的心灵总能相通，望着两岸黑影重重的柳林，它应该已生出点点鹅黄了吧！想着家中正盼望自己夜归的亲人，恨不能腋生双翼，奔赴那寒夜中的一点窗灯，姜夔心中不觉萌动着一丝春意的温暖：

环玦随波冷未销，古苔留雪卧墙腰。
谁家玉笛吹春怨，看见鹅黄上柳条。

在一丝丝暖意中，诗人最后挥出了温婉的一笔。

这一组除夕夜漂的组合绝句，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。据说杨万里读到这组文字后，禁不住击节而叹，“以为有裁云缝雾之妙思，敲金戛玉之奇声”（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）。

在迢迢的江南水道上，一路撒下了诗人变幻微茫的情愫，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行行珍稀的鸿泥爪迹。

4

江南春早，水路迢迢，我陷入深深的掩卷沉思中。抬眼窗外，轻岚氤氲着已露鹅黄的枝头，心中涌起的，是从希望的幽微到失落的惘然、从期待的微笑到沉沦的孤寂，一时间，五味杂陈，万般情愫鼓荡于胸。

蓦然间，我脑海中跳出了江南才子戴望舒的那首《印象》来，兴许能拾掇拾掇此时的心境：

是飘落深谷去的
幽微的铃声吧，
是航到烟水去的
小小的渔船吧，
如果是青色的珍珠，
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。

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，
它轻轻地敛去了
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。

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，
迢遥的，寂寞的呜咽，
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，寂寞地。

记于丁酉岁末除夕前夜

重庆出版社